

即知即传,即学即教

——“小先生”制在幼儿家庭劳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严瑾,廖心虹

(福州工商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家庭劳动教育是幼儿成长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隐性课程之一,然而学前阶段的家庭劳动教育仍处于薄弱环节,存在科学劳动教育理念欠缺、家长对劳动重视度欠缺以及劳动缺乏规划性和持续性等问题,难以培养幼儿内在的劳动品质。将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融入家庭劳动教育中,在即知即传、即学即教的过程中,以“思考式”“吸引式”的创新实践方案培养幼儿劳动经验,能够让幼儿在劳动带来的精神愉悦中树立自理、自立、自强的观念,从而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劳动精神。

关键词:幼儿教育;“小先生”制;家庭劳动教育

Immediate Knowledge and Immedia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ttle Master” System in Children’s Family Labor Education

YAN Jin, LIAO Xinhong

(F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Fuzhou 350007)

Abstract: Family labor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crucial hidden courses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young children, is still a weak link in the preschool stag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cientific labor education concepts,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by parents to labor, and the lack of planning and continuity in labor. These problems make it difficult to cultivate children’s intrinsic labor qualities. Integrating Tao Xingzhi’s advocated “Little Master” system into family labor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mediate transmission and immediate teaching, with innovative practical schemes of “thinking mode” and “attractive mode”, cultivate children’s labor experience. Let children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 self-car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the spiritual pleasure brought by labor, thereby cultivating labor spirit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Little Teacher” system; Family labor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25-04-09

【作者简介】严瑾,福州工商学院学生;廖心虹,福州工商学院专职教师,助教。

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劳动教育纳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明确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但是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家长普遍存在欠缺科学的劳动教育观念和方法等现象,致使幼儿家庭劳动呈现出缺乏系统规划和持续集成、教育模式单一等状况。据《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调查研究》数据显示,67%的家长觉得幼儿从事家务存在危险且不卫生,12%的家长认为幼儿无法胜任。并且大中小班幼儿从事家务的频次和时长总体较少,缺乏科学引导,其激励方式大多为“口头表扬式”和“物质奖励式”,难以从内在激发幼儿劳动的积极性和热爱感。“小先生”制以幼儿为主体,通过自我价值的塑造能够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促进幼儿内在学习的兴趣和参与行为。这为学前教育赋予了创新的教育构想。故而,积极探究“小先生”制的教育价值与应用策略,对于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一、“小先生”制的基本内涵

“小先生”制的核心便是即知即传,即学即教,意在让幼儿学会了便迅速去教导他人,教了之后再学,学了之后再教。简而言之,“小先生”指的是在一个群体里,于品德、学习、工作方面发挥表率作用的学生,能够带动整个群体共同进步。幼儿阶段恰是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与行为能力的最优时期。因此,在家庭劳动教育中融入“小先生”制,不但能够让劳动互动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多元,还能够尊重幼儿的个性化发展,激发幼儿劳动的兴趣,对培养和提高幼儿生活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有着积极的效用。

二、“小先生”制运用于家庭劳动教育中的价值

教育部所印发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要点》明确强调,需将“参与劳动”确立为生活准备维度的发展目标。家庭,作为幼儿成长至关重要的微观环境,是滋养幼儿的肥沃土壤。于家庭场域中高度重视幼儿劳动教育,不仅能够深度培育幼儿的劳动价值观念、劳动意识以及劳动情感,从更为深远的层面而言,对于幼儿人格朝着独立方向的健康发展亦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一)家庭劳动教育新时代内涵

家庭劳动教育是指在家庭场域内展开的,以培育幼儿劳动习惯为核心目标,融合体力与脑力活动的教育实践活动,其本质归属于教育范畴体系。《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进行了精准定位,明确提出“将劳动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这一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要求。以《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理论依循,幼儿教育领域理应高度重视幼儿劳动技能的系统性培养,精心创设多元丰富、充满教育契机的教育环境,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为幼儿提供支持,满足其通过直接感知、动手实践操作以及深度体验等方式来获取劳动经验的内在需求。

基于上述政策导向与理论指引,不难看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并非单纯聚焦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活动维度,而是更具深度与广度地注重劳动启蒙教育的开展。这一教育过程,不仅关注劳动教育对幼儿能力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更致力于塑造幼儿健全的精神人格。与此同时,劳动教育的主体重心正逐步发生转移,从传统的以家长与教师为主导,稳步向以幼儿为主体的方向转变。在劳动内容方面,新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已突破传统体力劳动学习的单一局限,紧密关联幼儿的日常生活实际情境。其涵盖范围广泛,诸如穿孔、分类、整齐摆放、物归原处以及指挥劳作等富含益智元素的劳动内容,均被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新时代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秉持者以幼儿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深度扎根于幼儿的现实生活世界,从中汲取教育资源与灵感,同时又以前瞻性的教育视野,为幼儿未来的全面成长与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在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使命召唤下,家庭应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并高度重视家庭劳动教育在幼儿人格塑造过程中所蕴含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教育作用。

(二)即知即传:顺应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皮亚杰曾明确阐述,2—7岁幼儿正处于认知发展的前运算阶段。在此阶段,幼儿主要凭借感知觉与动作来认识外部世界。他们对所处环境充满了天然的好奇心,积极主动地通过与周围环境展开互动操作,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探索欲望,构成了幼儿认知发展的核心内在驱动力,推动着他们逐步搭建起认知框架,为后续的认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进一步揭示了幼儿期是培养幼儿自主性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幼儿的自我意识开始显著觉醒并迅速发展,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地进行尝试与探索意愿。倘若成人能够给予幼儿适当的支持与引导,为其营造安全适宜的环境,并尊重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那么幼儿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积极的自主感。这种自主感的形成对于幼儿独立人格的塑造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幼儿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

由此可见,当幼儿以“小先生”的角色参与劳动实践时,在“即学即传”这一特殊的学习模式下,幼儿不仅切实获得了对自身主体“小先生”地位的尊重与认可,也拥有了宝贵的自主劳动机会。在此过程中,幼儿能够依据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兴趣爱好,独立自主地进行实践操作,进而获取丰富直观的感性经验。

更为关键的是,幼儿作为“小先生”在幼儿园、家庭等多元场域中分享自身劳动经验的行为,蕴含着一系列的心理机制。在分享过程中,幼儿需要对已获取的劳动知识与技能进行梳理与组织,这一认知加工过程有助于幼儿进一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巩固所积累的劳动经验。幼儿在分享劳动经验时,能够获得来自同伴、家人等不同主体的关注、认可与赞扬。这种积极的反馈能够满足幼儿内心深处对于成就感与荣誉感的追求。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尊重需求作为人类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之一,当这一需求在幼儿阶段得到充分满足时,将对幼儿的自信心与自我价值感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促使其心理得到更为健康、全面的发展。

这种因分享劳动经验而产生的积极情感体验,会进一步激发幼儿参与劳动的内在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动下,幼儿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各类劳动活动之中,从而获取更为丰富、多元的劳动知识与实践经验。通过持续不断地参与劳动实践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反馈,幼儿能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这种对自我能力的积极认知,有助于幼儿树立坚定的自信心,逐步形成自理、自立、自强的价值观念。

(三)即教即学:利用家庭生活隐性支持

家庭生活的隐性支持指在家庭环境中没有明确教学计划和目标,但对幼儿成长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各种因素和经验。在家庭生活的广阔范畴内,这种隐性支持如同细密的春雨,渗透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家庭的日常活动、习惯等各个层面。

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剖析,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明确指出,幼儿主要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来进行学习,这一过程被称为观察学习或替代性学习。在观察学习中,幼儿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表现以及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就能从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再结合幼儿自身独特的身心发展特点来看,处于2—6岁这个关键年龄段的幼儿,他们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展现出浓厚的好奇心和兴趣。他们具备出色的模仿能力,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快速且精准地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举止。

在“小先生”制教与学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当父母在幼儿面前从事劳动时,幼儿基于其强烈的好奇心和模仿能力,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模仿的欲望。在幼儿的认知里,他们会将父母的劳动行为视为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此时,家长若能敏锐地捕捉并巧妙运用幼儿因模仿、参与劳动而产生兴趣的这一关键契机,充分发挥幼儿作为“小先生”的主观能动性,便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过程还能有力地助推幼儿自理能力的发展。通过参与各种劳动活动,幼儿逐渐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掌握生活中的基本技能,为其未来的独立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小先生”制应用于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策略

(一)家校共育,宣传“小先生”制

为了推广“小先生”制的理念,家校共育宣传途径应当多元化。例如,可于家长会上阐释其概念及意义,借助微信公众号、家长群周期性推送相关文章与案例等。幼儿园亦可通过举办亲子活动,开设家长参观日,让幼儿充当“小先生”身份,使家长和幼儿亲身体验“小先生”制的运作模式,以此让家长明晰其在幼儿教育中的积极效用。

《家庭教育指南》提出:“家长应认识到孩子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尊严的独立个体,在家庭教育中与孩子建立平等的人格关系,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在宣传进程中需加以留意的是,“小先生”任务并非具有强制性,而是立足于幼儿的自主意愿和兴趣,尊重幼儿的“小先生”地位和权利。家长和教师在辅助幼儿完成任务之际,要充分予以支持和引导,保证幼儿于积极愉悦的氛围中发展,切实推广施行“小先生”制,为幼儿营造有益的环境。

案例 1:小先生,你好

在小班的劳动教育课之前,老师便提前请家长在家中引导幼儿对家里的绘本进行分类整理,并提出在过程中尊重幼儿的想法,不能出声打扰幼儿,全程让幼儿自己动手的要求,随后将整理过程拍摄成视频,私下分享给老师。老师认真观看每一个视频后,精心挑选出几位整理态度认真、分类条理清晰的小朋友的视频,在课堂上播放给全班幼儿观看。

不仅如此,老师还邀请这些小朋友走上讲台,当起“小先生”,分享自己分类整理的依据。同时,赋予他们一项特别的任务——在区域游戏结束后,担任“整理小先生”,负责整理游戏材料,并让其他幼儿观看学习他们的整理过程,分享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一举措瞬间在课堂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其他小朋友的眼中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有的小朋友迫不及待地跑到老师面前信心满满地说:“老师,我回去也会好好整理东西的,明天我也要当小先生!”

一个星期过去,家长们陆续向老师反馈孩子在家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现在,孩子已经有了将东西放回原位的意识,玩完玩具、看完绘本后,不再随意乱丢,而是能够自觉、有序地整理好,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

由此可见,在家园共育的良好模式下,运用“小先生”这种独特的教育方法具有显著效果。它不仅充分满足了幼儿的劳动需求,让幼儿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经验,还让幼儿在担任“小先生”将自己所知传递给同伴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幼儿内心主动劳动的热情,逐步培养了他们主动劳动的内在品质。

(二)注重益智类劳动内容,发展思考式劳动教育

陶行知先生曾言:“我们发现了儿童具有创造力,认识儿童具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在传统劳动教育的范畴中,劳动方式往往被界定为体力劳动,诸如“倒垃圾”“拖地板”“擦桌子”之类。此种传统认知极大地局限了家庭劳动教育的内涵,是对脑力劳动漠视的体现。劳动教育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尤其是益智类劳动内容,涵盖穿孔、分类、整齐摆放、物归原处、指挥劳作等,例如“系鞋带”“依据主题或大小对绘本进行分类”“将午睡脱下的衣物整齐放置”“将玩完的玩具材料归位”等劳动事项。

蒙台梭利提出,2—4岁的幼儿正处于秩序敏感期,他们偏爱有序的环境,并且对于物品的位置、次序、摆放存在特定的心理诉求。单纯的体力劳动只会令幼儿感到疲惫与无趣,然而,如若注重益智类劳动,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满足幼儿于秩序敏感期的心理需求,反倒能够借此培育幼儿对劳动的热爱以及一定的自理能力。故而,在家庭

劳动教育当中,幼儿应当充当“小先生”的主体角色,自主思考,学会给鞋带穿孔,对绘本、玩具等物品进行分类或者物归原位。家长亦可在叠衣服时邀请幼儿按照大小薄厚排列叠好的衣服,尊重幼儿的排列成果。

案例 2: 嘟嘟来,排排好

嘟嘟下学期就要中班了,但是午睡时仍乱扔衣服,起床找“衣服宝宝”都要找半天,经常是跑小床底下“找妈妈”,玩完的玩具也不会放回原位。老师与家长沟通后得知,为了赶时间,嘟嘟的穿衣洗漱,整理玩具、绘本等都是家长包办的,家务活也不让嘟嘟做。现在,嘟嘟行为习惯差令家长也很苦恼,想让嘟嘟自己做事,嘟嘟却抗拒且动作慢吞吞。

老师了解情况后提议:“家长要引导嘟嘟开始自己收拾玩具,嘟嘟看完的绘本和玩完的玩具也不要急着帮嘟嘟收好,而是让嘟嘟自己尝试收拾东西。家长也可以给嘟嘟购买粉红塔等一系列蒙氏教育以及一些分类叠好的小衣服,分类家里的水杯,绘本等分类小游戏,培养嘟嘟的秩序意识。”

在假期,嘟嘟家长采用老师的提议,常与老师汇报嘟嘟的变化。下学期开学后,嘟嘟自理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不仅午睡的衣服会摆放整齐,连小朋友户外活动时随便乱放的水杯,嘟嘟都会把水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还获得了老师大大的表扬。

(三) 尊重“小先生”知传学教,开展吸引式劳动教育

《3-6岁学前儿童发展指南》强调:“幼儿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需要成人的精心呵护和照顾,但不宜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以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的机会,养成过于依赖的不良习惯,影响其主动性和独立性的发展”。于家庭劳动教育范畴中,幼儿“小先生”的“即知即传,即学即教”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幼儿学会一项简单的家务劳动技能时,向其他家庭成员予以展示并分享相关方法。在此过程中,家长需进行适度的呵护和教导,但不可包办代替。

家长于劳动过程中,无须强求幼儿安分老实,而是应在幼儿面前进行劳动,以激发其模仿和好奇的天性,遵循幼儿的兴趣展开劳动,令幼儿能够从中习得劳动技能并获取劳动经验。

家长亦可针对“小先生”的“知传学教”提供场地及材料方面支持,例如在客厅安置小黑板、准备粉笔和各种小玩偶等,为幼儿设定固定时间和固定场地,由幼儿为家庭成员(包括小玩偶)传授当周所学的劳动技能。可以让幼儿充当“小先生”来规划阐释下一周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任务。家长应高度重视,这样既能使幼儿巩固所学的劳动经验,还能让其从中获得成就感,吸引幼儿培养自理自立的独立意识,强化自身劳动能力。

案例 3: 童童“小老师”记

吃过晚饭,童童又开始在客厅的小黑板前忙碌起来,等待“学生”家人一一落座。童童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后都要当家人的“小先生”,教大家如何使用清洁用品,如刷子的类别和用处、如何洗杯子会更干净、如何使用小苏打等,有时候还给家人分享他在幼儿园劳动课程中学到的东西,讲一些简单的道理。童童“小先生”教起来可是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家人自然也不敢怠慢。

家庭“小先生”是童童非常喜欢的活动,也经常在幼儿园与小朋友们分享自己的“教学”经历。童童不仅语言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对劳动知识的掌握也比同龄人更扎实,而且变得更加独立自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即知即传,即学即教”不仅构成了陶行知先生“小先生”制的核心要义,更是推动幼儿劳动教育实现创新性突破的关键切入点。在幼儿劳动教育的实践场域中,巧妙地将“小先生”制予以融入,精准把握家庭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科学开展“思考式”与“吸引式”劳动教育活动,着重落实益智类劳动内容的有效实施,在“知、传、学、教”的动态过程中,充分尊重幼儿作为“小先生”的主体地位,并给予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持。这一系列举

措,有助于避免家长在幼儿劳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过度保护与不当包办等现象,为幼儿营造一个充满自主性的学习与成长环境。从长远来看,这将更为有效地助力幼儿独立人格的塑造与发展,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且稳固的基础,推动幼儿劳动教育朝着更为科学、高效、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 [1] 戴淑羽.《指南》精神下幼儿劳动教育的实践与探索[J].求知导刊,2024(25):119-121.
- [2] 左继荣.幼儿劳动启蒙教育“情境-探究”教学模式的构建路径[J].天津教育,2024(32):69-71.
- [3] 朱爱丽.幼儿劳动教育新模式的实践探讨[J].新农村,2024(11):52-53.
- [4] 李雪连,程孝文.幼儿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现实困顿及破解路径[J].滁州学院学报,2024,26(6):120-124+131.
- [5] 韩贸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对幼儿家庭劳动教育的启示[J].内江科技,2024,45(12):116-117+131.
- [6] 陈琳.幼儿家庭劳动教育有策略[J].学前教育,2023(2):5.
- [7] 范莉娟.幼儿家庭劳动教育调查研究——以J市某公立幼儿园为例[J].教育观察,2021,10(12):90-93.
- [8] 陈琼,柳友荣.高质量幼儿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与实践理路[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1(4):125-137.
- [9] 王奕迪.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探析[J].新西部,2020(18):152-153.
- [10] 郑婷婷.“小先生制”班级管理模式的积极作用[J].名师在线,2023(11):10-12.
- [11] 周少霞.基于项目活动的幼儿劳动教育推进策略——以“嗨,萝卜”园本课程为例[J].中小学德育,2024(S2):41-43.

[责任编辑:叶柳]